

# 白银谷

(中卷)

成一著

科学遴选 权威论证

高峰展示 山西长篇小说创作实绩

久经考验 再度锤炼

全面囊括 中国当代小说山西经典

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 白银谷

(中卷)

成一著



科学遴选 权威论证

高峰展示山西长篇小说创作实绩

久经考验 再度锤炼

全面囊括中国当代小说山西经典

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银谷:全3册/成一著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2016.7

ISBN 978-7-5378-4839-8

I. ①白… II. ①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---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7541号

书 名 白银谷(上、中、下卷)  
著 者 成一  
责任编辑 陈学清  
装帧设计 张永文

---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 
邮 编 030012  
电 话 0351-5628696(发行部)  
0351-5628688(总编办)  
传 真 0351-5628680  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  
E-mail [bywycbs@163.com](mailto:bywycbs@163.com)  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 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---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  
字 数 900千字  
印 张 62.75  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 
印 次 2016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839-8  
定 价 158.00元(全三册)

楔子 ..... /001

上卷

第一章 莫学胡雪岩 ..... /007  
第二章 老院深深 ..... /037  
第三章 西帮腿长 ..... /070  
第四章 南巡汉口 ..... /099  
第五章 绝处才出智 ..... /132  
第六章 凄婉枣林曲 ..... /165  
第七章 京号老帮们 ..... /201  
第八章 绑票津门 ..... /231  
第九章 圣地养元气 ..... /264  
第十章 一切难依旧 ..... /297

中卷

第一章 过年流水 ..... /333  
第二章 津京陷落 ..... /365  
第三章 血染福音堂 ..... /400

第四章	尼庵与雅园·····	/435
第五章	苦心接皇差·····	/469
第六章	破千古先例·····	/501
第七章	行都西安·····	/535
第八章	洋画与遗像·····	/569
第九章	十月奇寒·····	/602
第十章	大祸将至·····	/634

### 下卷

第一章	老夫人之死·····	/669
第二章	祖业祖训·····	/702
第三章	情遗故都·····	/734
第四章	雨地 月地 雪地 ·····	/768
第五章	奇耻大辱·····	/799
第六章	返京补天·····	/832
第七章	惊天动地“赔得起” ·····	/863
第八章	走出阴阳界·····	/896
第九章	谢绝官银行·····	/927
第十章	尾声·····	/955

后记	·····	/962
----	-------	------

中 卷



## 第一章 过年流水

### 1

晋地商号过年，循老例都是到年根底才清门收市，早一日、晚一日都有，不一定都熬到除夕。但正月开市，却约定在十一日。开市吉日，各商号自然要张灯结彩，燃放旺火，于是满街喜庆，倾城华彩，过年的热闹气氛似乎才真正蒸发出来。跟着，这热闹就一日盛似一日，至正月十五上元节，达到高潮。

西帮票号的大本营祁、太、平三县，正月十一开市，铺陈得就尤其华丽。内中又以“祁县的棚，太谷的灯”负有盛名。

“棚”，就是“结彩”的一种大制作吧，用成匹成匹的彩色绸缎，在临时搭起的过街牌楼上，结扎出种种吉祥图案。各商号通过自家的“棚”，争奇斗艳，满城顿时流光溢彩。

太谷的灯，则是以其精美镇倒一方。与祁县的临时大制作不同，太谷的彩灯，虽也只是正月悬挂一时，却都是由能工巧匠精细制作。大商号，更是从京师、江南选购灯中精品。当时有种很名贵的六面琉璃宫灯，灯骨选用楠木一类，精雕出龙头云纹，灯面镶着琉璃（现在叫玻璃），彩绘了戏文故事。这种宫灯，豪门大户也只是购得一二对，悬挂于厅堂之内。太谷商号



正月开市,似乎家家都少不了挂几对这种琉璃宫灯出来。其他各种奇巧精致的彩灯当然也争风斗胜地往出挂。灯华灿烂时,更能造出一个幻化的世界,叫人们放进富足的梦。

庚子年闰八月,习惯上是个不靖的年份。所以正月十一,商家字号照例开市时都不敢马虎。

初十下午,康家的天成元票庄、天盛川茶庄以及绸缎庄、粮庄和别家商号一样已经将彩灯悬挂出来。天盛川挂出一对琉璃宫灯,还有就是一套十二生肖灯。这套竹骨纱面的仿真生肖灯,虽然已显陈旧,但因形态逼真,鼠牛龙蛇一一排列开,算是天盛川的老景致了。天成元则挂出三对六只琉璃宫灯,中间更悬挂了一盏精美的九龙灯。这九龙灯,也是楠木灯骨,琉璃灯罩,但比琉璃宫灯要小巧精致得多,因灯骨雕出九个龙头而得名。在当时,也算是别致而名贵的一种灯。三对六只宫灯,加这盏九龙灯,三六九的吉数都有了。字号图的,也就是这个吉利。

商号开市,照例是由财东来“开”。而开市,又喜欢抢早。所以,十一这一天,康家从三更天起便忙碌起来了。因为这天进城的车马仪仗是一年中隆重的。这一行,要出动四辆镶铜镀银的华贵马车:头一辆坐着康家的账房先生,做前导;第二辆坐着少东家,一般都是三爷;第三辆才是老东家康笏南;第四辆坐着康笏南的近侍老亭,殿后伺候。每辆马车都是一个执鞭,一个骖车,派了两个英俊车倌,另外还有一个坐在外辕的仆佣。在每辆车前,又各备一匹顶马做引导。顶马精壮漂亮,披红挂彩,又颈系串铃,稍动动就是一片叮咚;骑顶马的,都是从武师家丁中挑选的英俊精干者,装束也格外抢眼:头戴红缨春帽,身着青宁绸长袍,外加一件黑羔皮马褂。顶马前头,自然还有提灯笼的;车队左右,也少不了举火把的。

康笏南也于三更过后不久就起来了。起来后,还从容练了一套形意拳才洗漱、穿戴。去年虽有五爷一门发生不测,但他成功出巡江南,毕竟叫他觉得心气顺畅。所以,今年年下他的精气神甚好。此去开市,似乎有种兴冲冲的劲头,这可是少有的。不过,他并没有穿戴老亭为他预备好的新置装束,依然选了往年年下穿的那套旧装,只要了一件新置的灰鼠披风以

带一点新气。

穿戴毕，走出老院，五位爷带着各门的少爷已经等在外面。康笏南率领全家这些众男主款步来到德新堂的正堂。

堂上供着三尊神主牌位：中间是天地诸神，左手是关帝财神，右手是列祖列宗。牌位前，还供着一件特别的圣物：半片陈旧、破损的驼屉子。驼屉子，是用驼毛编织的垫子，骆驼驮货物时，先将其披在骆驼背上，起护身作用，为驼运必备之物。康家供着的这半片驼屉子，相传是先祖拉骆驼、走口外时的遗物。供着它，自然是昭示后人，勿忘先人创业艰难。所以在这件圣物前的供桌上是一片异常丰盛的供品。

康笏南带着众男主走进来，先亲手敬上三炷香，随后恭行伏身叩拜礼。礼毕，坐于供案前。五位爷及少爷们才按长幼依次上前磕头行礼。这项仪式，虽在年下的初一、初三、破五，接连举行过，但因今年老太爷兴致好，众人也还是做得较为认真。气氛在静穆中透出些祥和，使人们觉得今年似乎会有好运。

礼毕，众人又随老太爷来到大厨房略略进食了一些早点。

此时，已近四更。康笏南就起身向仪门走去，众人自然也紧随了。

仪门外，车马仪仗早预备好。灯笼火把下最显眼的是众人马吞吐出的口口热气。年下四更天，还是寒冷未减的时候。

康笏南问管家老夏：“能发了？”

老夏就高喊了声：“发车了——”依稀听着，像是在吆喝：“发财了——”

跟着，鞭炮就响起来，一班鼓乐同时吹打起来。马匹骚动，脖子上的串铃也响成一片。

康笏南先上了自己的轿车，跟着是三爷，随后是账房先生老亭。车马启程后，众人及鼓乐班一直跟着送到村口。

不到五更，车马便进了南关。字号雇的鼓乐班已迎在城门外，吹打得欢天喜地。车马也未停留，只是给鼓班一些赏钱就径直进城了。

按照老例，康笏南先到天盛川茶庄上香。车马未到，大掌柜林琴轩早率领字号众伙友站立在张灯结彩的铺面前迎候了。从大掌柜到一般伙友，

今日穿戴可是一年中最上讲究的：祈福，露脸，排场，示富，好像全在此刻似的。茶庄虽已不及票庄，但林大掌柜今日还是雍容华贵，麾下众人也一样阔绰雅俊。老太爷头一站就来茶庄上香，叫他们抢得一个早吉市，这也算一年中最大的一份荣耀和安慰吧。

老东家一行到达，被迎到上房院客厅，敬香，磕头行礼。礼毕，再回到铺面，将那块柜上预备好的老招牌拿起交给林大掌柜。林掌柜拿撑杆挑了，悬挂到门外檐下，鞭炮就忽然响起：此时，依然还不到五更。

这一路下来，那是既静穆，又神速，真有些争抢的意思。

天盛川客厅里供奉的神主牌位，与财东德新堂供的几乎一样，只是多了一个火神爷的牌位。因为商家最怕火灾。悬挂出的那块老招牌也不过是一方木牌，两面镌刻了一个“茶”字，对角悬挂，下方一角垂了红纓，实在也很普通。但因它悬挂年代久远，尤其上面那个“茶”字，系三晋名士傅山先生所亲书，所以成了天盛川茶庄的圣物了。每年年关清市后，招牌也取下，擦洗干净，重换一条新红纓。正月开市，再隆重挂出。

今年康笏南兴致好，来天盛川上香开市，大冷天的，行动倒较往年便捷。不过，他在天盛川依旧没有久留：还得赶往天成元上香呢。等鞭炮放了一过，他便拱手对林琴轩大掌柜说：“林掌柜，今年全托靠你了。”

林琴轩也作揖道：“老东台放心。”

康笏南又拱手对众伙友说：“也托靠阿伙计们了！”

说毕，即出门上车去了。

到天成元票庄时，孙北溟大掌柜也一样率众伙友恭立在铺面门外隆重迎接。上香敬神规矩，也同先前一样，只是已从容许多：因为吉利已经抢到，无须再赶赴。敬香行礼毕，回到铺面，也不再有什么挂牌仪式，康笏南径自坐到一张太师椅上，看伙友卸去门窗护板，点燃鞭炮。然后，就对一直跟着他的三爷说：“你去绸缎庄、粮庄上香吧，我得歇歇了。”

三爷应承了一声，便带了账房先生，出动车马仪仗，排场而去。

开市后，字号要摆丰盛酒席庆贺。康笏南也得在酒席上跟伙友们喝盅

酒,以表示托靠众人,张罗生意。所以,他就先到孙北溟的小账房歇着。

孙北溟陪来,说:“今年年下,老东台精神这么好?”

康笏南就说:“大年下,叫我哭丧了脸,你才熨帖?”

“我是说,南巡回来这么些时候了,我还是没有歇过来,乏累不减,总疑心伤着筋骨了。”

“大掌柜,你可真会心疼自己!咱们南巡一路,也没遇着刀山火海,怎么就能伤着你的筋骨?你说我精神好,那我教你一法,保准能消你乏累,焕发精气神。”

“有什么好法?”

“抄写佛经。自上海归来,我就隔一日抄写一页佛经,到年下也没中断。掌柜的,你也试试。一试,就知其中妙处了。”

“老东家真抄起佛经来了?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?我在上海正经许了愿,你当是戏言?”

“老东家,可不是我不恭,就对着那几页残经,也算正经拜佛许愿?”

“孙掌柜,你也成了大俗人了?那几页残经,岂是寻常物!那是唐人写的经卷,虽为无名院手笔迹,可写得雄浑茂密,八面充盈,很能见出唐时书法气象,颜鲁公、李北海都是这般雄厚气满的。即使字写得不杰出,那也是唐纸、唐墨,在世间安然无恙一千多年!何以能如此?总是沾了佛气。所以,比之寺院的佛像,神圣不在其下。见了千年佛经,还不算见了佛吗?”

“在上海,你也没这样说呀?早知如此,我也许个愿。”

“现在也不迟,你见天抄一页佛经,就成。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《大悲心陀罗尼经》都不长,可先抄写此二经。”

“老东家是抄什么经?”

“亦此二经。抄经前,须沐手,焚香。”

“我也不用亵渎佛祖了,字号满是俗气,终日忙碌,哪是写经的地方!”

去年秋天在上海时,沪号孟老帮为了巴结老东家,设法托友人引见,使康笏南得以见识到那件《唐贤写经遗墨》。这件唐人写经残页,为浙江仁和魏稼孙所收藏。那时,敦煌所藏的大量唐写佛经卷子还没有被发现,所以

仁和魏氏所藏的这五页残经就很宝贵了。嗜好金石字画的名士都想设法一见。康笏南、孙北溟巡游来沪上时，正赶上魏家后人应友人之邀携这件墨宝来沪。孟老帮知道老东家好这一口，四处奔波，终于成全这件美事，叫康笏南高兴得什么似的。

孟老帮自然受到格外的夸奖。他见老东家如此宝爱这件东西，就对老太爷说：“既如此喜欢，何不将它买下来？只要说句话，我就去尽力张罗，保准老太爷回太谷时，能带着这件墨宝走。”

孟老帮本来是想进一步邀功，没想到，老东家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可不能起这份心思，夺人之美！何况，那是佛物，不是一般金石字画，入市贸易，岂不要玷辱于佛！”于是，当下就许了愿：回晋后，抄写佛经，以赎不敬。

孟老帮真给吓了一跳，赶紧告罪。

下来，孙北溟才对孟老帮说：“这一向接连出事，老太爷心里也不踏实了。所以才如此，你也不要太在意。以后巴结，也得小心些。”

从汉口到上海的一路，孙北溟就发现康笏南其实心事颇重的，他大面儿上的那一份洒脱、从容、风趣，似乎是故意做出来的。在沪上月余，更常常有些心不在焉。孙北溟也未敢劝慰：接连出的那些倒霉事都与他自己治庄不力相关，所以无颜多言。从上海回到太谷，孙北溟又跌入老号的忙碌中，特别是四年一期的大合账，正到了紧要关口。所以，整个冬天，几乎没有再见到康老东家，也不知他想开了没有。不过，合账的结果出乎意料得好，这四年的赢利又创一个前所未有的，老东家的心情似乎才真正好起来。

老东家年下有了好精神，好兴致，孙北溟心里也踏实了。抄写佛经云是老东台心情好才那样说吧。

光绪二十二年(1846)至二十五年(1899)这四年间，虽有戊戌变法、朝廷禁汇、官办通商银行设立等影响大局的事件发生，西帮票庄的金融生意，还是业绩不俗。康家的天成元票庄，在这四年一期的大账中，总共赢利将近五十万两。全号财股二十六份，劳股十七份，共四十三股，每股生意即可分得红利一万一千多两银子。每股红利突破一万两，自祖上创立天成元票庄以来前所未有的，康家怎么能不高兴？

四年合账,那是票号最盛大的节日。合账期间,各地分号都要将外欠收回,欠外还清,然后将四年盈余的银钱交镖局押运回太谷老号。那期间的老号,简直没有一处不堆满了银锭,库房不用说,账房、宿舍,地下、炕上,也都给银锭占去了,许多伙友半月二十天不能上炕睡觉。而与此同时,东家府上、各地分庄、号伙家眷,以至同业商界,都在翘首等待合账的结果,那就像乡试会试年等待科举发榜一样!

康家规矩,是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一天发布合账结果。届时,康笏南要带领众少爷来字号听取领东的大掌柜交代四年的生意,然后论功行赏。业绩好的掌柜、伙友,给添加身股;生意做蹩了的,减股受罚。其仪式,可比正月开市要隆重、盛大得多。

因为这一期生意如此意外的好,康笏南在腊月的合账典礼上,对孙北溟的减股也赦免了,说不给孙大掌柜加股已经是很委屈他了。除了邱泰基,也未给任何人减股。天津庄口出了那样大的事,康笏南也很宽容地裁定:以刘国藩的死抵消一切,不再难为津号其他人。全庄受到加股的,却是空前的多。京号戴膺和汉号陈亦卿两位老帮都加至九厘身股,与身股最高的孙大掌柜仅一厘之差。

这四年的大赢结果,可以说叫所有人都大喜过望了。所以,那一份喜庆和欢乐一直延续到正月开市,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。

## 2

正月十二,康笏南设筵席待客,客人是太谷第一大户曹家的当家人曹培德。

去年冬天,康笏南从江南归来时,曹培德曾张罗起太谷的几家大户为他洗尘。他知道,曹培德他们是想听听南巡见闻,甚至也想探一探:康家在生意上真有大举动吗?那时,康笏南心存忧虑,所以在酒席上很低调,一再申明:他哪有什么宏图大略,只是想整饬号规而已。各位也看见了,他刚去了南边,北边天津就出了事。不是万不得已,他会破上老骨头去受那份罪?越这样低调,曹培德他们越不满足。可他真是提不起兴致放言西帮大略。自家的字号都管不住,还奢谈什么西帮兴衰!

等年底合账结果出来，康笏南才算扫去忧虑，焕发了精神。这次宴请曹培德，名义上是酬答年前的盛意，实则，还是想与之深议一下西帮前程。

十二日一早，三爷就奉命坐车赶往北洮村去接曹培德。曹培德比康笏南年轻得多，只是比三爷稍年长一些。见三爷来接他，觉得礼节也够了。没有耽搁多久，就坐了自家的马车，随三爷往康庄来了。他没有带少爷，而是叫了曹家的第一大商号砺金德账庄的吴大掌柜前往作陪。

账庄也是做金融生意，但不同于票庄，它只做放贷生意，不做汇兑。西帮经营账庄还早于票号，放贷对象主要是做远途贩运的商家。远途贩运，生意周期长，借贷就成为必需。此外，西帮账庄还向一些候补官吏放账，支持这些人谋取实缺。所以，西帮账庄的生意也做得很大。曹家的账庄，主要为经由恰克图做对俄贸易的商家提供放贷。曹家发迹早，又垄断了北方曲绸贩运，财力之雄厚，在西帮中也没有几家能匹敌。所以，它的账庄那也是雄视天下的大字号。除了砺金德，曹家还开有用通五、三晋川，这三大账庄都是同业中的巨擘。

只是票号兴起后，账庄就渐渐显出了它的弱势。账庄放贷，虽然利息比较高，但周期长，资金支垫也太大。票庄的汇兑生意，就不用多少支垫，反而吸收了汇款，用于自家周转，所得汇水虽少，但量大，快捷，生钱还是更容易。所以，西帮账庄有不少都转成票号了。可曹家财大气粗，一直不肯步别家后尘，到庚子年这个时候，也还没有开设一家票号。这次赴康家筵席，曹培德叫了砺金德吴大掌柜同往，其实是有个不好言明的心思：向康家试探一下，开办票号是否已经太晚？

这位年轻的掌门人显然被康家天成元的新业绩打动了。

因听说砺金德的吴大掌柜要跟随作陪，康笏南就把天成元的孙大掌柜也叫来了。三爷迎了曹培德、吴大掌柜一行到达时，孙北溟已经提前赶到。

这样，主桌的席面上，除了曹、吴两位客人，主家这面有三位：康笏南，孙大掌柜，加上三爷。席面上五人，不成吉数，应该再添一位。在往常，康笏南会把学馆的何老爷请来。他在心底里虽然看不起入仕的儒生，可在大面上还是总把这位正经八百的举人老爷供在前头，以装点礼仪。但自南巡

归来发现何老爷疯癫得更厉害了，就不敢叫他上这种席面。管家老夏提出，就叫四爷也来陪客吧。聋大爷不便出来，武二爷又从不肯来受这种拘束，当然就论到四爷了。可康笏南想了想，却提出叫六爷来作陪：“他不是今年参加乡试大比吗？叫他来，我们也沾点他的光。”

于是，就添了一位六爷，凑了一个六数。

席上几句客套话过去，曹培德就朝要紧处说：“老太爷你也真会糊弄我们！年前刚从江南回来时，还是叫苦连天，仿佛你们康家的票号生意要败了，才几天，合账就合出这么一座金山来，不是成心眼热我们吧？”

三爷见老太爷正慢嚼一口山雉肉，便接上答道：“我们票庄挣这点钱，哪能放在你们曹家眼里！”

吴大掌柜也抢着说：“听听三爷这口气吧：挣那么一点钱！合一回账，就五十万，还那么一点钱！”

孙大掌柜就说：“吴掌柜也跟着东家哭穷？就许你们曹家挣大钱，不许我们挣点小钱？这四年多挣了点钱，算是天道酬勤吧，各地老帮伙友的辛劳不说了，看我们老东家出巡这一趟，天道也得偏向我们些。”

吴大掌柜说：“你们票号来钱才容易。”

三爷说：“票号来钱容易，你们曹家还不正眼看它？”

曹培德忙说：“三爷，我们可没小看票庄。如今票号成了大气候，我们倒一味小看，那岂不是犯憨傻！我们只是没本事办票号罢了。”

孙大掌柜说：“你们曹家还有做不了的生意？”

曹培德说：“你问吴掌柜，看他敢不敢张罗票号？”

吴大掌柜说：“账庄票庄毕竟不同。我们在账庄张罗惯了，真不敢插手票庄。就是想张罗，只怕也为时太晚了。”

康笏南这才插进来说：“晚什么！你们曹家要肯厕身票业，那咱太谷帮可就真要后来居上了。太帮振兴，西帮也会止颓复兴的。你们曹家是西帮重镇，就没有看出西帮的颓势吗？”

曹培德忙说：“怎么能看不出来？恰克图对俄贸易就已太不如前。俄



国老毛子放马跑进来，自理办货、运货，咱们往恰克图走货，能不受挤对？所以，我们账庄的生意实在也是大不如前了。”

康笏南就说：“俄国老毛子，我看倒也无须太怕他。我们康家的老生意，往恰克图走茶货，也是给俄商挤对得厉害。朝廷叫老毛子入关办货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走茶货不痛快，咱还能办票号呀！你们账庄生意不好做，转办票号，那不顺水推舟的事吗？”

吴大掌柜忙问：“听说去年朝廷有禁令，不准西帮票号汇兑官款？”

康笏南笑了笑，说：“禁令是有，可什么都是事在人为。巧为张罗一番，朝廷的禁令也就一省接一省的逐渐松动了。所以，朝廷的为难，也无须害怕。最怕的，还是我们西帮自甘颓败，为富贵所害！西帮能成今日气候，不但是善于取天下之利，比别人善于生财聚财，更要紧的，还在善于役使钱财，而不为钱财所役使。多少商家挣小钱时，还是人模狗样的，一旦挣了大钱，倒越来越稀松，阔不了几天，就叫钱财给压扁了。杭州的胡雪岩还不是这样！年前在上海，还听人说胡雪岩是栽在洋人手里了，其实他是栽在自家手里，不能怨洋人。亡秦者，非六国也。胡雪岩头脑灵，手段好，发财快，可就是无力御财，沦为巨财之奴还不知道。财富越巨，负重越甚，不把你压死还怎么着！”

曹培德说：“胡雪岩还是有些才干，就是太爱奢华了。”

康笏南说：“一旦贪图奢华，就已沦为财富的奴仆了。天下奢华没有止境，一味去追逐，搭上性命也不够，哪还顾得上成就什么大业！可奢华之风，在我们西帮也日渐弥漫。尤其是各大号的财东，只会享受，不会理事，更不管天下变化。如此下去，只怕连胡雪岩还不如。西帮以腿长闻名，可现在的财东，谁肯出去巡视生意，走走看看？”

曹培德说：“去年，康老太爷这一趟江南之行真还惊动了西帮。”

康笏南就说：“这本来就是西帮做派，竟然大惊小怪，可见西帮也快徒具其名了。培德，你们曹家是太谷首户，你又是贤达的新主。你该出巡一趟关外，以志不忘先人吧？”

曹培德欣然答应道：“好，那我就听康老世伯吩咐，开春天气转暖，就去